

聊斋故事选


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



女侠

原著 蒲松龄

改编 杨根相



绘画 赵仁年


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

书生顾某，博学多艺，但因家贫，无力娶妻。顾家对门，新搬来一个老妇人和一个年轻的姑娘。顾母见姑娘家很穷，要顾生经常送些柴米接济她们，姑娘都接受了，但从不说声感谢的话，只是天天来顾家帮助操持家务。一次，姑娘回家，忽然对顾生嫣然一笑，顾生喜出望外，跟去挑逗，姑娘也不拒绝。不久，姑娘为顾生生了个儿子。一天深夜，姑娘突然来向顾生告别，说她已为自己报了家仇，她的心事已了，嘱咐顾生好好抚养孩子，说罢，就象电光一闪，不见了人影。





(1) 金陵有个姓顾的书生，博学多艺，但因家贫，老母无人照顾，一直不忍心离家出外求取功名，每日靠自己帮人家写写画画，收受一点礼物维持生活。



(2) 顾生今年已经二十五岁了，还没有娶妻。他家的对门原来有一所空闲的院子，后来搬来一个老妇人和一个少女。因为没有男人，所以一直没有跟她们往来，也不知她们姓什么，叫什么？



(3) 一天，顾生从外面回家，刚一进门，忽见对门那个姑娘从母亲房里出来，年约十八九岁，容颜秀美，举止端庄，看见顾生也不躲避，神态既严肃又大方。



(4) 姑娘走后，顾生走进母亲房里，问那姑娘来有什么事？母亲说：“那姑娘就是对门的，她来向我借剪刀和尺子。”



(5) 母亲又说：“刚才那姑娘告诉我，她家也只有一个老母。这姑娘不象贫家出身，问她为什么还没嫁人，她说因为母亲无人照顾。明天我就去拜访她们，顺便探探口气，如果要的彩礼不多，你便娶她过来，两家并一家过活。”



(6) 第二天,顾母来到姑娘家。姑娘的母亲耳朵有点聋,家里也穷得没有隔宿之粮。问她们怎么生活,说是全靠女儿做针线卖了维持。



(7) 顾母慢慢地把两家合成一家的打算提了出来，姑娘的母亲似乎倒愿意，便和女儿商量。姑娘却一声不响，看样子很不高兴。



(8) 顾母回到家里，把经过对儿子说了，最后说：“莫不是那姑娘嫌我们穷，对人不说也不笑。她长得艳若桃李，可对人的态度却冷若冰霜，真是一个怪人！”



(9) 有一天，顾生正在书房里读书，忽然有一个少年来请他作画。那少年眉清目秀，长得很漂亮，但举止很轻浮，问他从哪里来，他说住在邻村。



(10) 此后那少年每隔两三天就来一次，顾生跟他熟了，两人说说笑笑，十分热络，往来也更频繁了。



(11) 一天，对门的姑娘来顾生家，那少年看见了，便问顾生：“那姑娘是什么人？”顾生告诉他是邻居的女儿。少年说：“这姑娘艳丽无比，眉宇间的神态却令人生畏！”



(12) 送走少年后，顾生走进母亲房里，问那姑娘来做什么？母亲说：“她来借米。她们已有一天没米做饭了。这姑娘很孝顺，穷得可怜，我们应该尽量接济她们。”



(13) 顾生听了母亲的话，就背了一斗米送到姑娘家，说是母亲叫他送来的。姑娘收下了米，但连“谢谢”都没有说一声。



(14) 从此，姑娘经常来顾家，看见顾母做衣服或是鞋子，就抢过来帮她做。每日进进出出，帮助顾家操持家务，就象顾家的媳妇一样。



(15) 顾生很感激那姑娘，每当人家送给他糕饼之类的东西，必定要分出一些来，给姑娘的母亲送去。可姑娘从来没有谢一声。



(16) 恰巧顾母下体生了一个毒疮，痛得她日夜叫唤。姑娘一天三四次到床前看望顾母，替她洗疮换药，又耐心又周到。



(17) 姑娘不怕脏，不嫌臭地服侍顾母，使顾母心里很过意不去。一天，她很激动地对姑娘说：“唉！要是能有象你这样一个儿媳服侍我到老，我就心满意足啦！”说着，不觉伤心地落下泪来。



(18) 姑娘连忙安慰她：“你儿子很孝顺，日子也过得比我们寡母孤女强得多！”顾母说：“话虽如此，但床头服侍的事，岂是孝子能做的吗？况且我又老了，还没有孙子，一想到这事，心里就很愁闷。”



(19) 正说着，顾生走了进来，顾母便哭着对他说：“多亏这位好心的姑娘照顾我，你可不能忘了报答她的恩德。”顾生听说，便向姑娘施礼道谢。



(20) 姑娘连忙还礼,说:“你敬重我的母亲,我从来不谢;我敬重你的母亲,你又何必谢呢!”



(21) 从此，顾生对姑娘更加爱慕，但姑娘的举止却很生硬，显出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样子。



(22) 有一天，姑娘从顾生家回去，顾生目送她向门口走去。姑娘跨出门槛时，忽然回过头来对顾生嫣然一笑。



(23) 顾生喜出望外，急忙跟到姑娘家，用言语挑逗她，姑娘也不拒绝，竟欣然同意了。



(24) 事后，姑娘告戒顾生：“这种事情只可做一次，不能再有第二次。”顾生笑笑，既不表示同意，也不表示反对，满怀喜悦地回家去了。



(25) 第二天，姑娘又来顾家，顾生又去和姑娘相约，姑娘脸孔一板，对顾生看也不看一眼，自顾自走开了。



(26) 此后，姑娘依然天天来顾家，和顾生也天天见面，但她神态严肃，不肯与顾生多说一句话。顾生偶然说句调笑的话，姑娘便板着脸用冰冷的言语讥刺他。



(27) 有一次，姑娘在无人处问顾生：“那个天天来的少年是什么人？这家伙行为轻浮，多次对我无礼，因为是你的好朋友，我才忍着。请你转告他，要是他再这样，就是他不该活了。”



(28) 到了晚上，少年来时，顾生果然将这话转告给他。并说：“这个人是不好惹的，你一定要多加小心！”少年听了，笑笑说：“既然不好惹，你怎么去惹她？”



(29) 顾生竭力为自己辩白，说没有那事。少年说：“如果没有那事，那末，这种私房话，她怎么肯告诉你呢？”顾生被他问得张口结舌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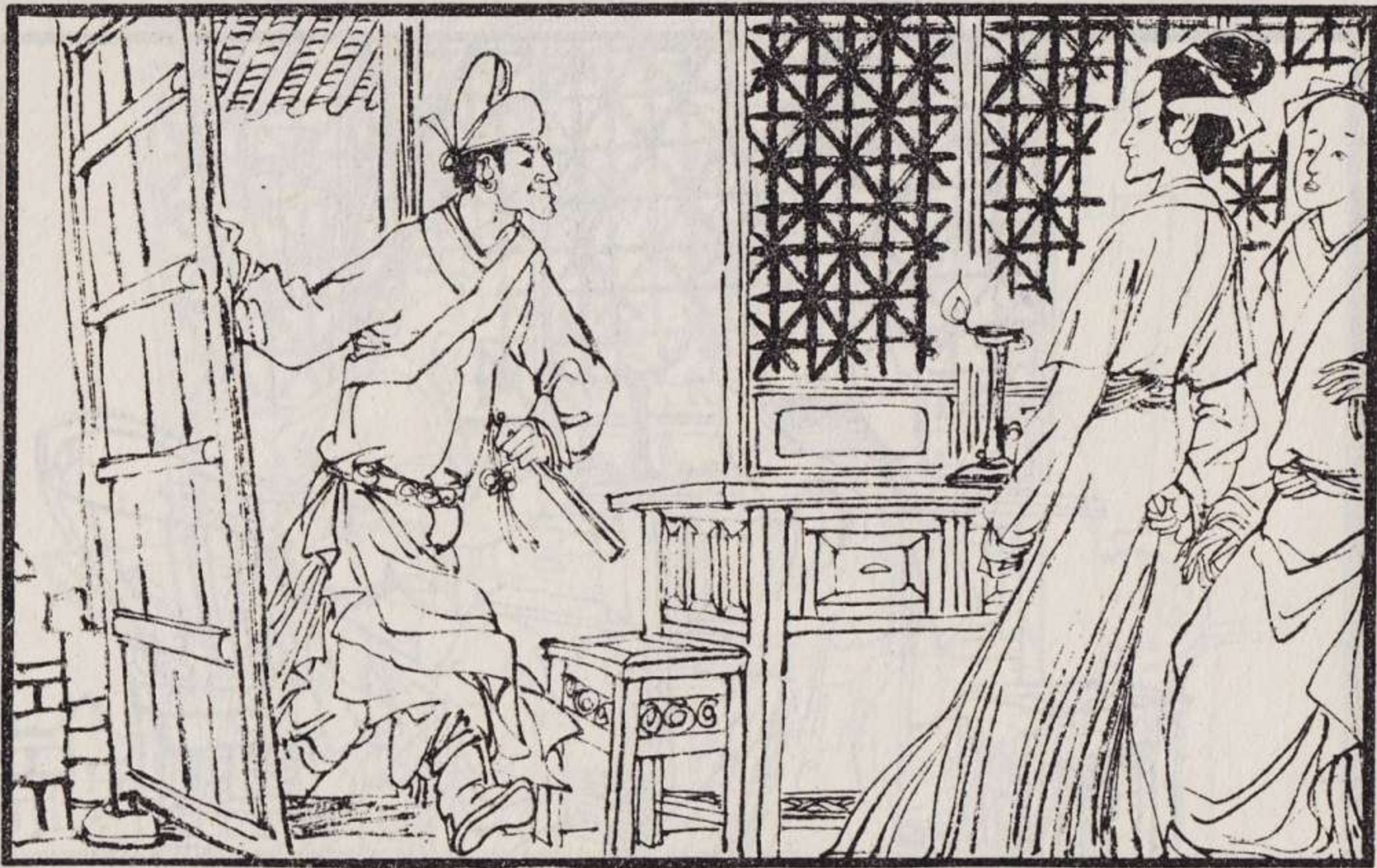
(30) 少年更得意了，又说：“我也请你转告她，不要装假正经，要不然，我就把你们的事播扬出去。”顾生听了很生气，脸色也变了，少年这才走了。



(31) 一天晚上，顾生一个人坐在房里，姑娘忽然来了，笑着说：“我和你的情缘未断，看来这也是天数。”



(32) 顾生欣喜若狂，发疯一样地把姑娘紧紧抱在怀里。



(33) 正在这时，忽听门外有脚步声，两人吃了一惊，赶快放开手。回头一看，只见那少年已经推开门走了进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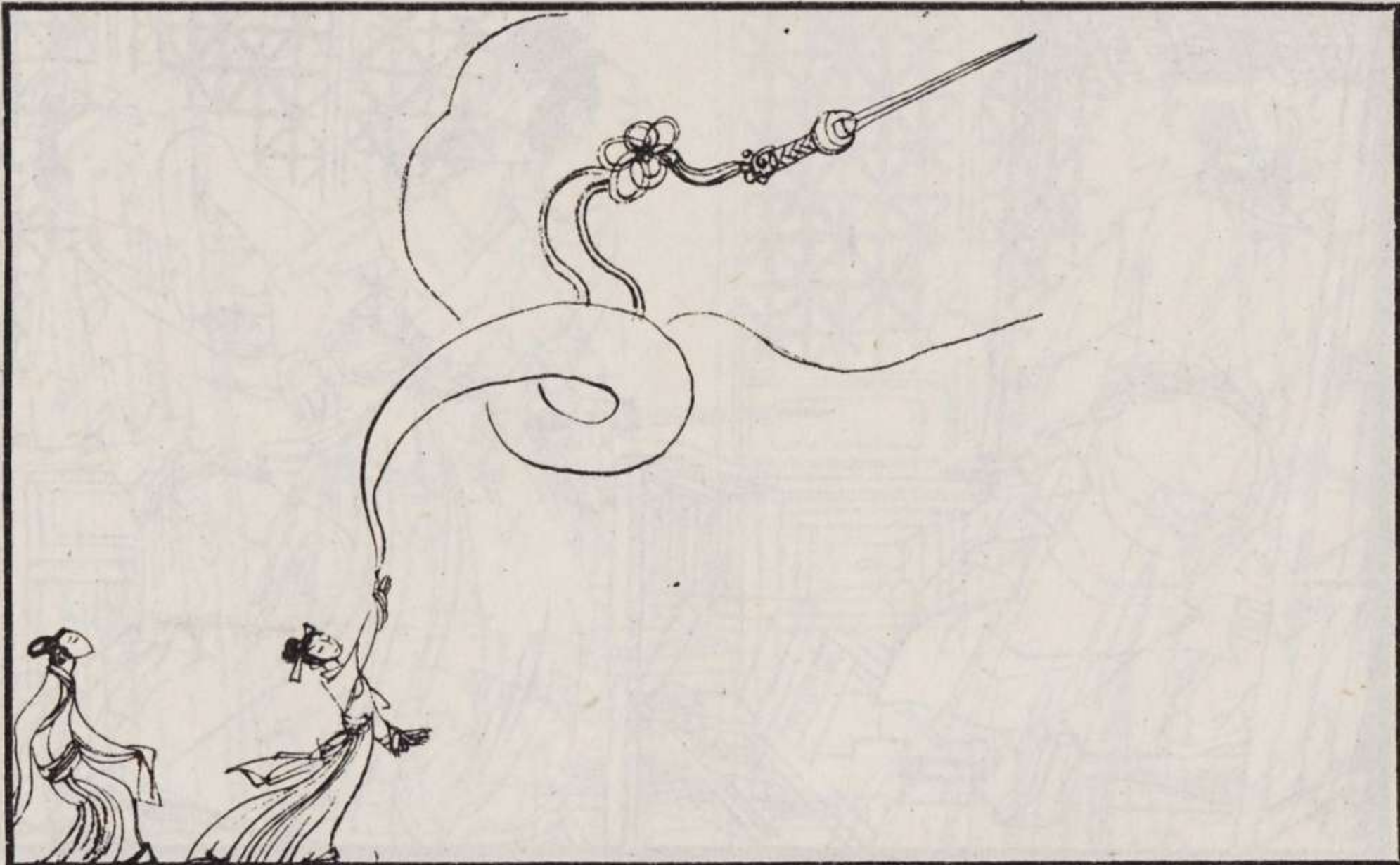
(34) 顾生恼怒地问：“你来干什么？”少年笑笑说：“我特地来看这个贞洁的人呀！”又转脸对姑娘说：“今天他对你如此无礼，你怎么不怪他呢？”



(35) 姑娘眉毛倒竖，脸颊涨得通红，气得说不出一句话。她急忙翻开上衣，露出一个革囊，“嗖”地拔出一把一尺来长、晶莹雪亮的匕首。



(36) 少年一见，吓得转身就逃。姑娘紧跟着追了出去。



(37) 姑娘追到门外，四下里一看，不见了少年的踪影，便把匕首向空中抛去，只听“嘎”地一声，在天空中划出一道光灿耀眼的长虹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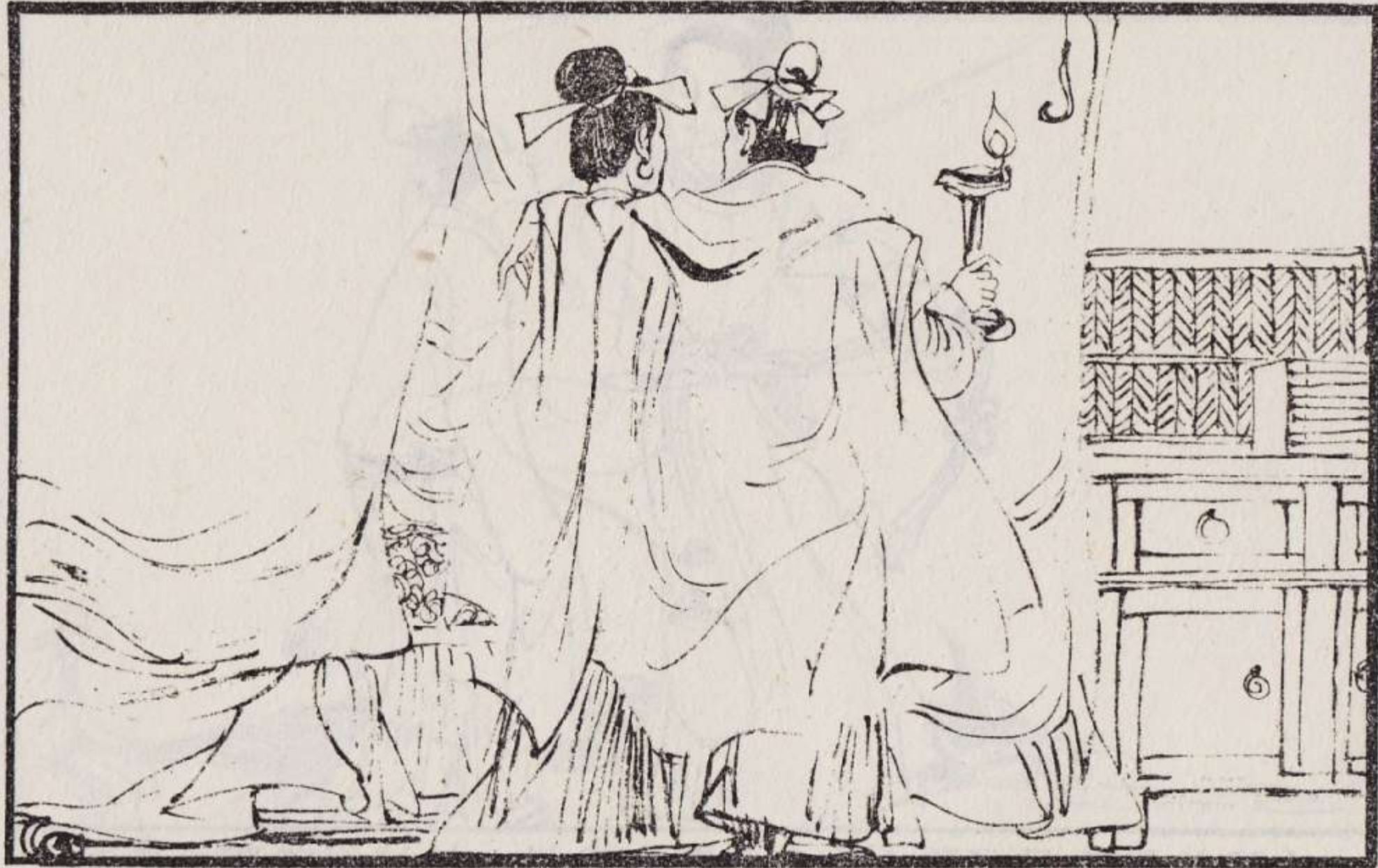
(38) 随着闪光，就听得有东西落地的声音。顾生急忙拿烛来一照，只见一只白狐，已经身首异处了。



(39) 顾生见了脸上变色，双脚发抖。姑娘指着那白狐对他说：“这就是你的好朋友。我本来想饶了它，怎奈它自己不想活。”说着，把匕首收入革囊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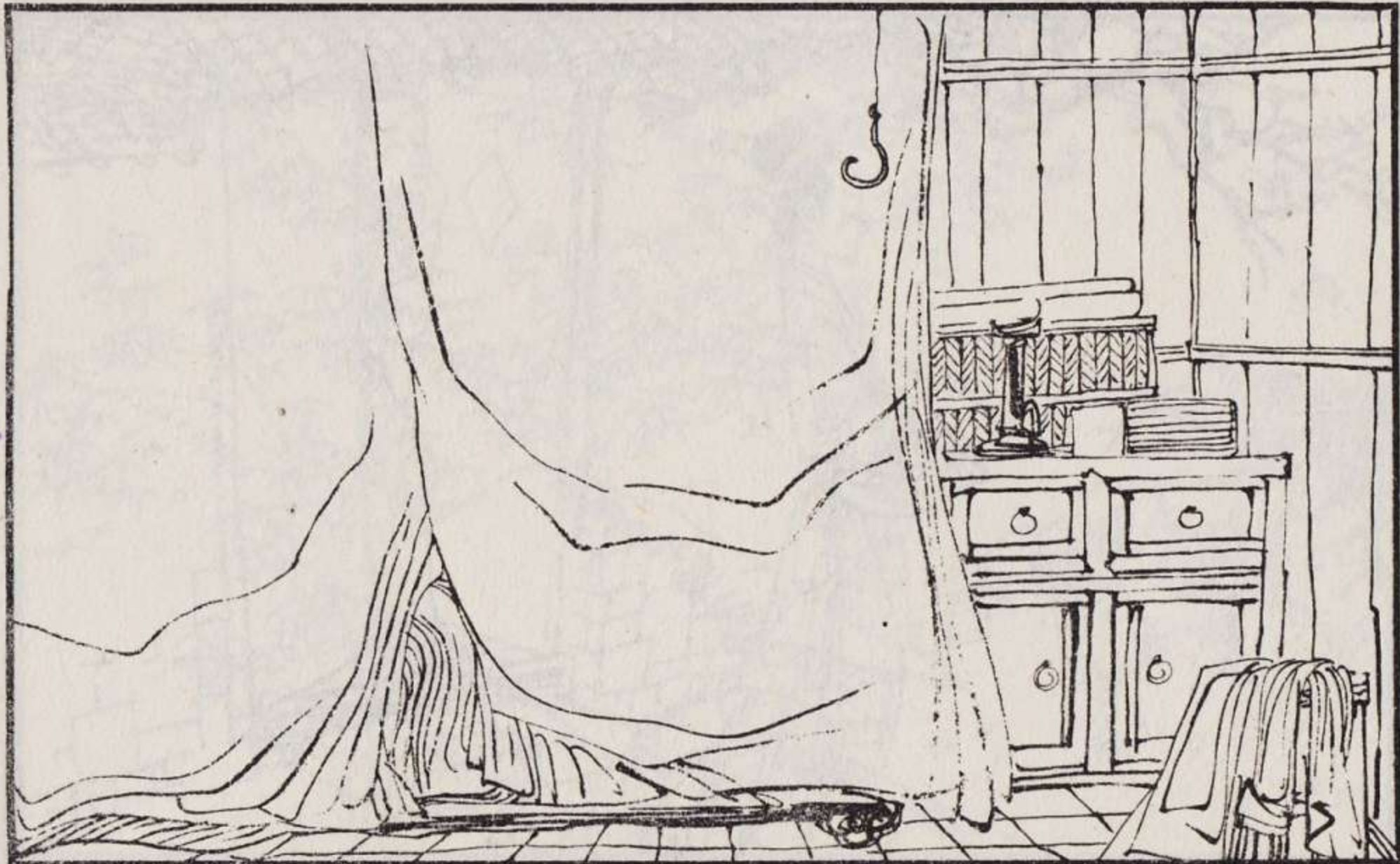
(40) 顾生拉住姑娘的手，要她进屋去。姑娘说：“今天被妖狐扫了兴，明天晚上再来吧。”说完，挣脱手回家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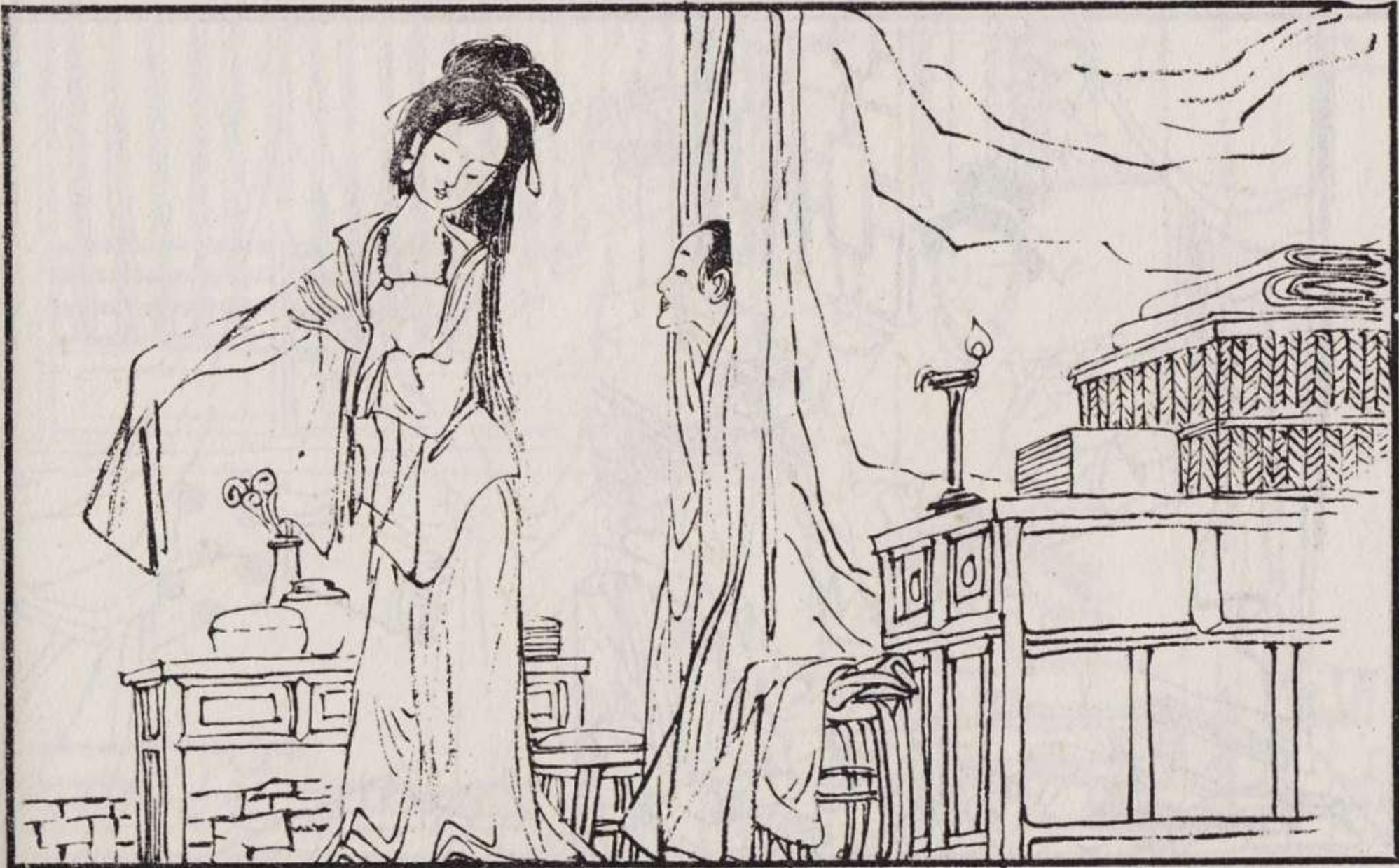
(41) 第二天晚上，姑娘果然来了，跟顾生很亲热。顾生问她剑术是跟谁学的？姑娘说：“这不是你所需要知道的。这事你要严格保守秘密，泄露出去恐怕对你没有好处。”



(42) 顾生又跟她谈起嫁娶的事。姑娘说：“我们事实上已经做了夫妻，何必再谈嫁娶？”



(43) 顾生说：“你莫非嫌我穷吗？”姑娘说“你虽然穷，难道我是有钱的吗？今晚与你欢聚，正因为同情你贫穷的缘故。”



(44) 姑娘临走，嘱咐顾生说：“这种不正当的行为，不可经常有。该来，我自己会来；不该来，你强迫我也没有用的。”



(45) 后来，两人虽然经常碰头，顾生常想跟她说句私房话，姑娘都是有意避开。



(46) 然而，姑娘为顾生家缝补浆洗，烧饭做菜，操持家务，又完全象是顾家的媳妇。



(47) 这样过了几个月，姑娘的母亲死了，顾生尽自己的力量，帮助姑娘办理丧事，安葬了她的母亲。



(48) 从此，姑娘一个人住着，顾生以为有机可乘，就偷偷地爬过墙去，隔着窗子呼唤，叫了半天，也不见姑娘答应。



(49) 顾生走到门边，只见门上挂着一把锁，原来姑娘不在家里。顾生想不出原因，便怀疑姑娘另外与人有约会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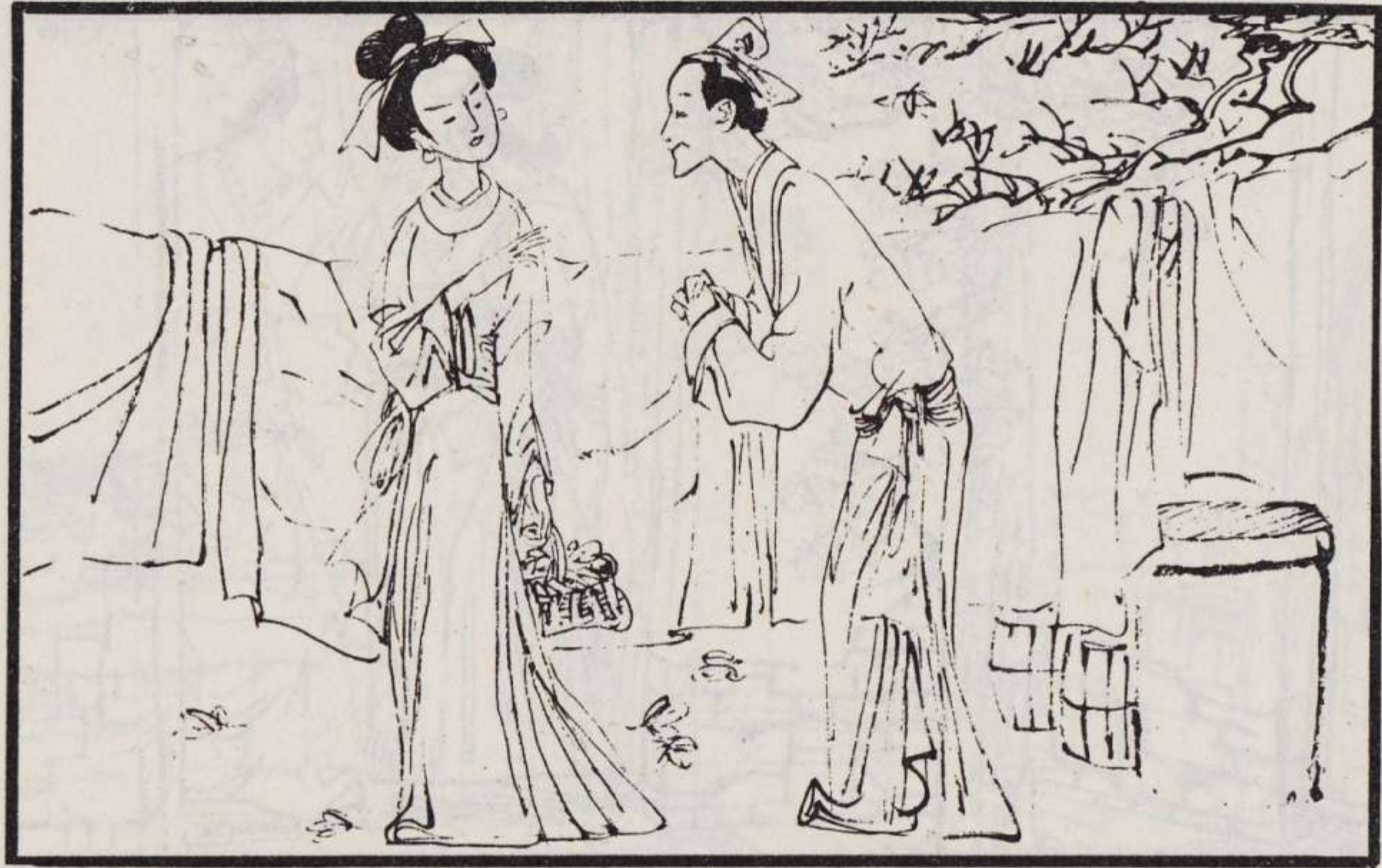
(50) 第二夜，顾生又爬墙进去，结果和前一夜一样，门上挂着锁，姑娘不在家。顾生就把身上常带的一块佩玉解下来，放在窗缝里，然后回家。



(51) 隔了一天，顾生和姑娘在母亲房里相遇，当时两人都没有说话。



(52) 等到顾生从房里出来，姑娘也跟出来，对他说：“你对我有怀疑了吧？各人有各人的心事，我既不能告诉你，所以要你不猜疑也办不到。不过有一件事急需你出个主意。”



(53) 顾生问她是什么事？姑娘说：“我已经怀孕八个月了，早晚就要分娩。我与你夫妻关系没有明确，所以我只能为你生孩子，不能为你抚养。你可悄悄告诉母亲，及早寻一个奶妈，只说是要了一个孩子，别说是我生的。”



(54) 顾生高高兴兴地答应了，便去告诉母亲。母亲听了很开心，笑着说：“真是一个奇怪的姑娘，明媒正娶聘她不愿意，却跟我儿私下往来！”



(55) 顾母觉得姑娘的主意是可行的，马上就打发儿子出去寻奶妈。



(56) 又过了一个多月，姑娘几天没有来顾家，顾母估计她要生了，便前去探视。只见门关得紧紧的，里面没有一点儿声音。



(57) 顾母举手叩门，敲了好一会，姑娘才蓬头垢面从里面出来开门。



(58) 姑娘让顾母进去后，又把门关上。顾母到了里面，
只见一个婴儿正在床上哭哩。



(59) 顾母吃惊地问：“几时生的？”姑娘说：“已经三天了。”顾母抱起婴儿一看，还是一个男孩，而且额头宽阔，脸颊丰满，一副福相，心里高兴得只顾张开嘴笑。



(60) 顾母眉开眼笑地问：“你已经给我生了个胖孙子，但你孤苦一人，以后怎么办呢？”姑娘说：“我的隐衷，暂时还不能告诉你老人家。等到夜深人静，你们就来将孩子抱过去吧。”



(61) 顾母回到家里，跟儿子私下议论姑娘的为人，觉得实在猜摸不透。到了晚上，就去把孩子抱了过来。



(62) 数日后的一个深夜，姑娘忽然来顾家敲门。顾生急忙起来开门。只见姑娘手提革囊，一进门，就笑着对顾生说：“我的大事已了，特来向你们告别。”



(63) 顾生急忙问她缘故。姑娘说：“你供养我母亲的恩德，我时刻记在心怀。因你穷娶不起妻，便想给你生个孩子。本想一次就能成功，不料没有受孕，才有第二次。现已报了你的恩，也实现了我的心愿，没有遗憾了。”



(64) 顾生又问：“革囊中是什么东西？”姑娘说：“仇人的头颅。”打开一看，只见是血肉模糊的一颗男人的头颅，把顾生吓得好一会说不出话来。



(65) 顾生问她究竟为了什么事。姑娘说：“过去不告诉你，因为怕事不机密，走漏风声。现在事情已经完了，不妨告诉你：我是浙江人，父亲官至司马，后来被仇人陷害抄了家，我背了母亲逃出来，隐姓埋名，已经三年了。”



(66) “以前所以不立即报仇，因为要照顾母亲；母亲死后，又因怀了孩子，因而延迟至今。前些时，我夜里出去，不是别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仇人家的道路门户不熟，恐怕杀错了人。”



(67) 姑娘说罢，就走出门去。刚跨了一步，又回过头来，叮嘱顾生道：“所生的孩子，希望你好好抚养。看来你不象个有福有寿的人，这孩子倒可以光耀门第。夜深了，不再去惊动母亲，我走了。”



(68) 顾生听了，心里很凄惨，正想问姑娘去哪里，只见姑娘象电光一闪，一转眼就不见了。



(69) 顾生望着姑娘消失的方向，惘然若失。他痴呆呆地在门口不知立了多久，唉声叹气地象丢了魂魄一样。



(70) 次日天明，顾生把这事告诉了母亲，母子俩只有相对叹息，同称奇事而已。过了三年，顾生果然死了。那孩子长到十八岁便中了进士，奉养祖母一直到老。



聊斋故事选(一)

原著 蒲松龄

改编 赵吉南 等

绘画 黄全昌 等
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(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) 总发行所上海发行所发行 无锡市锡沪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 12 4/16 1989年1月 第1版 1997年1月 第7次印刷 印数 64500—74500
